

味道的味,味道的道

王 寒

鱼肥虾壮稻花香的富足。

二十四时，三十六味。桃花鲚鱼、清明马鲛、芒种虾皮、夏至鲳鱼、大暑鲈白、秋风蟹簋、西风鳗肥……

人间烟火中，是让人垂涎的大海滋味。

四

这一年，我在东海寻鲜。从钱塘口岸出发，沿着海岸线，一路向南。从杭州湾到象山湾、三门湾、台州湾，直到乐清湾。八月的第一天，我与《海鲜英雄》摄制组一起，站在开往东海的渔船上，等待着午时开渔的号令。正午的阳光灼热而猛烈。船头犁起的浪花如无数跳跃的鱼儿。

开渔令下，汽笛鸣叫，千帆竞发，鲜美滚滚而来。两三个时辰后，来自东海的头网海鲜就出现在水产品交易市场中，鱼鳃鲜红，眼睛黑亮有神，身子鲜亮紧致，水潺白胖透明，沙蒜圆滚壮硕，带鱼如利剑般闪耀着光芒。开渔是否尖的狂欢。

没有追过鲜的人，一定不会知道，透骨新鲜的海鲜，是没有腥味的。

五

每一条鱼的背后，都有山川风物、人文地理。

江河浩荡，终将注入大海，但江河与大海，并非泾渭分明。有些鱼类，生活在大海，产卵于江河入海口，产卵之后，有的重回大海怀抱，有的则定居于江湖。

在古人眼里，寒露时的鸟雀会变成蛤，北海的大鱼会变成大鹏鸟，能够翱翔万里逍遥游，蝙蝠能变成蚺，鱼能化成龙，水泡也会变成水母。

海洋与天空的距离，并不遥远。

不止于此，千百年来，鱼类与人类，有着无数的情感羁绊：鲋鱼的鳞片成了佳人额上的花钿；东海的鲛鱼皮装饰了英雄豪杰的刀鞘；龙虾

的空壳化身为美轮美奂的明灯；鸚鹉螺成为华美的酒杯；流螺成为唐宋宫廷幽幽的暗香；海月的贝壳成为明亮的窗户；黄呼鱼是海底刺客；钢盔一般的鲳，最怕的是蚊子；棺材蟹见潮水就拜，角鮫鲛是天生的软饭男……

美味背后是传奇。

六

或者，专门摘一段书摘：东海的每一条鱼，都有各自的鲜与美：刚打捞上来的鲛鲑，体表呈现幼嫩的粉色，吹弹得破的样子，身上的纹理，如大理石般美丽，眼睛有透明眼膜。它跟小白虾一样，从海里捞上来后，蘸点酱油，可直接开吃。鲜嫩香甜，弹牙脆爽，咬一口，“扑哧”一声，有时还会爆出汗水来。大海的鲜美，全在这“扑哧”声中。

而斧头鱼粉面含春，一身桃花色，眼睛黑亮有神，额头方形，背部微微凸起，侧面看上去，像程咬金的三板斧，线条又如马鬃，有三分妖气、三分媚气，外加三分霸气。

鲳鱼则是个刺头儿。立夏时节，芭蕉绿，樱桃红，梅子青，鲳鱼一身银装，闪亮登场，家乡有“三鲳四鲳”的说法，意思是，农历三月的鲳鱼最为肥美，到了四月，该来尝尝鲳鱼的美味。不同季节的鲳鱼，各有韵味。古人把九、十月菊黄桂香时的鲳鱼，称为“秋不归”，寒冬腊月的鲳鱼，称为“雪映鱼”。秋不归、雪映鱼，听上去如宋词的词牌名。

在海鲜一族中，鮫鲛鱼中留下吃软饭的坏名声，不过，吃软饭的鮫鲛鱼毕竟是少数，鮫鲛鱼大家族有四百多种成员，只有角鮫鲛亚目的少数种类，才会吃“软饭”。咱们东海的黄鮫鲛和黑鮫鲛就很有骨气，从不吃软饭，雌雄个头差不多大小，在爱情上也处于平等地位。

黄呼鱼是海洋遗老，资格很老，有三亿多年。在我们这里，没有人满怀敬意地叫它一声缸老，都随口叫成黄呼鱼、呼鱼，好像在外混得风生水起的某局长某处长，回到家乡，老乡们叫

他狗蛋、土根。家乡俚语，“黄呼黄咿咿，青呼青叭叭”，呼鱼这名字，好像是一条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鱼。

在东海，有经验的渔人常能听声辨鱼。大黄鱼到了爱情季，发出咕咕的求偶声，爱情炽热而急切，而鲳鱼的声音，如初拉二胡时的吱扭声。老渔民说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东海上，鲳鱼常与大黄鱼结伴而行，里层是金灿灿的大黄鱼，外层是银闪闪的大鲳鱼，一网打上来，金满舱，银满舱。鲳鱼汛来时，大海上银光闪闪，如白浪奔涌，蔚为壮观。

七

大海有恩。

大海博大深邃，为我们提供万千海错。千百年来，人类依赖和敬畏着大海，周朝天子祭川，先祭祀黄河，再祭祀四海。东海渔民开渔，要虔诚祭海海洋，以祈求鱼虾满仓，家人安康。

生活在东海边的人，血液基因里自带“鲜”的记忆，周岁开荤的黄色鲳鱼、结婚宴席的黄色龙虾、朋友聚会的把酒持蟹、除夕团聚的年年有鱼……一簋食一瓢羹里，有鲜活鲜美。懂吃爱吃的人，总能活得热气腾腾。

新荣记创始人张勇说，美食让人生更美好。陈晓卿说，我们想用食物给大家描绘一个美味的故乡。

沈宏非说，讲美食，讲的其实就是人、食物与土地之间的关系。

我写《无鲜勿落饭》，写《江南小吃记》，写《东海寻鲜》，也是想告诉大家：人间有味，是味道的味。

（本文为《东海寻鲜》自序）



踏歌行

高铁·高楼·财富

竺 泉

火车,从绿皮到高铁奔驰
从南到北,从北到南
二十年光阴飞过
雨,一会儿打湿车窗
风,却不停别过车皮

窗外。我寻找曾经的记忆
一座座高楼之城,占满了新的记忆
多为住宅,也许耗尽不少人
岁月积蓄的家产,旧财富转为新财富
流动成为不动,但长高了很多
房子,终归是你的财富
这财富可能在港湾停泊
接着,可能日晒雨淋

财富应该还有别的什么吧
不应止于高楼,否则
门关了,便无路
一觉醒来,还是想破门而出
路还在路上,还在风中雨中
高铁也应在路上,停下了
它同绿皮没什么两样

（记于2023年5月20日乘高铁途中）

风物志

龙顶来

郑凌红

飘飘荡荡,到大龙。似乎是一个人,心里还跟着一群人。

也算途经,却是冥冥之中的有备而来。大龙,是一座山,如果不是和龙顶茶绑在一起,它只不过是一座山而已。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山一样,无仙则无名。大龙山应该是有仙的,你得自个儿寻去。这仙是仙界般的境地,也是仙人般的境界,更是遇茶后,成人中之龙,乘风欲仙的仙事。

三省交界,千米之上,目光辽阔。这里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,也是好茶开化龙顶的根。远处的光阴里,人们沿上山小道,找寻身体栖息地,也找寻心灵栖息地。四百多米,不过是山腰的高度,跋涉的歇脚处,底牌是文明的中转站。房屋散落,四野稀疏,保留了原始的神秘感和没有感情色彩的沧桑。沧桑,在懂的人眼中,无疑是好的。炊烟起时,鸡鸣狗吠穿插,仿佛村里来了人。宗谱里,脑门里,喃喃自语里,朱元璋大驾光临。逃离,休整,落脚,问路,品茶。自我感觉良好,又逢山名大龙,欣然赐名龙顶,从此茶香一路下山,飘荡如神灵,捧在手上,热、温、暖、凉、浓、淡、苦、香,个中滋味,化为凡夫俗子的万千思绪。

当然,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龙顶茶之爱,还是有来头的。传说,是它的面纱,犹抱琵琶,带着心甘情愿的畅想。山顶的那口龙顶潭,不仅是高僧云游,一见钟情,经年累月的挖石见水,植茶辟园,更是独坐幽篁,超然于世的意外值得。彼时的他没有想那么远,也许每日的独饮,便是自认的修仙之道。哪知,凑上了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里说的那般:“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……阳崖阴林,紫者上。往往得之,其味极佳。苍茫忽聚散,仙茶缥缈间。”大龙山上的龙顶潭,无疑是“阳崖阴林”的正解、首解、最佳注解。旧时,开化有四乡之说,东南西北也。西北产茶尤佳,有出处,有口碑,无异议,齐溪镇,大龙村,便自信登堂,悠然就座。土层深厚,农人可感,晴天遍地雾,阴雨满山云,匠人可认。一年多云雾,来者可遇。想来,高山云雾茶,当如是。何况,优越的出生地,让它赢在了起跑线上。北靠“屯绿”,西接“婺绿”,东北邻“遂绿”,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尽管列为明朝贡品的茶不在此山,但作为龙顶茶的祖山,它的衣钵自然是传到了本邑他处,只是一路来,感恩的人不曾忘记罢了。同样被铭记的还有如大山一般沉默的百姓们,搪瓷碗、塑料杯、玻璃杯、茶壶,各种器具,各种场合,各种时空交集下,哪怕喝一口茶,闻一阵香,捧一刻暖,心里的甜蜜便像山涧的细流,缓缓而出,春意东流。它的紧实是直观的,入水后的舒展是自然的,与时光的邀约是难以抵挡的,杯中是一个有氧的世界,也是一个翩翩起舞的世界。

谁不说俺家乡好。乡情作为朴素的心理取向,无可厚非。就像龙井茶,入人心也非一朝一夕。它一定是有懂它的人,爱它的人,捧它的人,念它的人,无时无刻地在想,在思,在勾勒,在描绘,在憧憬,在糅合。像一道道淳朴的工序,从源头流向大海深处,掀起磅礴之势。这况味,似飘荡的人间烟火,尘世在那儿等着我们,那是另一片森林,我们一生都在穿越,哪怕抵达不了它的尽头。

那天,在山里,我的脑子里有很多条龙在穿梭。第一回,是两条龙。一条是龙井,一条是龙顶。龙井是公龙,热烈、激情、自信,从远处呼啸而来。龙顶是母龙,含蓄、安静,在近处安然若素。第二回,是一条龙,它跟我说,它来自大龙山,是这里的山神,长1193米。在它眼里,我看到了舅妈出嫁的那道茶,看到了一碟菜里的片片情,看到了春日里始终不渝的身姿,亘古不变,如同信仰。

龙顶来,意难平,忽入梦。

我扯开嗓子:伙计,沏一杯茶。

来啦,来啦。

我要源头水沏的龙顶茶。

拓拓术原本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技艺。当把“画拓诗书”这些传统的乃至古老的艺术形式,有机地拼合在一起,巧妙地聚合成一幅幅画面,一种焕然一新的艺术风貌便融合而成了——所有要素皆为“古意”,而发出的却是具有独特现代感的艺术“新声”。

绘画 王洪增、刘丽萍 拓艺 李瑾 诗歌书法 侯军

艺境

《画拓诗书》



大爱至善的奇女子

傅通先

心香一瓣

走入大隐集团的素食餐厅,看到挂在墙上的巨幅《百善图》和专供“口袋不便者”免费取用的自助餐券,会想到主人必定是怀善毓德。

没错,自称“大隐一号服务员兼董事长”的周筱妮,身为日理万机的董事长,却坚持8年,经常清晨自带大扫帚去灵隐道上清扫道路,自谓“扫心”。她明白:为人处世之道,当先治心。心正心明,方可自如应对世事。

她喜爱诗歌,常与诗人唱和,抒情言志,所写一叠诗笺,不乏佳作警句。

她穿布衣,蹬球鞋,扎短发,吃素食,过着平常人的俭朴生活,重复自己的名言:“幸福很简单,简单很幸福。”

更让人称奇的,是她的华丽转身。

周筱妮生于天台山石梁山上,一处诗仙李白“飞腾直欲天台去”的奇美仙境,是诗魔白居易“在郡六百日,入山十二回”的灵秀宝地。石梁的明净飞瀑、灵隐的清冽冷泉,滋润出了这位活泼开朗、聪慧灵秀、善良大方的奇女子。

她自幼记性过人,在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专业毕业后,她又在浙江大学完成了心理学研究生的学业,历练得更加见闻博记。

周筱妮原本以教书为业,却走上了创业之

路。而她初次创业没有经验,不知江湖深浅,一足踏入,竟然欠下700多万元的债务。债权人追她、逼她,她不得不避难到武汉,仅凭着口袋内20元钱,居然生活了一星期,最后不得不讨要馒头续命。

落难至此,周筱妮反倒冷静下来,细思失败缘由,放眼人生的未来,一股热力倏然涌上心头:“我一定要重整旗鼓,再次创业。今后有了钱,定要让我遇到的挨饿之人吃上饱饭!”

她兑现了诺言。2015年,在人气鼎盛、游人如织的杭州灵隐路38号创办了大隐健康集团,春风助她上高楼。凭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以及明确的方向、严格的管理制度、不懈的奋发进取,她终于打造出了一个拥有大隐文化链、素食产业链、养老事业链、能源产业链,15家企业、2000余名员工的产业集团,不但还清了所有债务,不欠银行一分钱贷款,不欠员工一分钱薪金,还向社会和弱势群体捐赠了大量资金。对于在困难时期资助过自己的朋友,她一一加倍奉还。当初借给她2万元的,她奉还7.3万元。助以4万元的,她敬上14万元。原本借她20万元的,她送去40万元。她说:“滴水之恩,当以涌泉相报!”

她也践行了落难时第二个誓言:让所有来到她的素食餐厅的“口袋不便者”,都免费享用有着50多种美味食物的自助餐。

集团还以文字形式昭告天下:80岁以上老人、出家师父、环卫工人、口袋不方便者,用餐一概免费。老师、现役军人、退役军人、警员、快递员、出租车司机、医务工作者、社区工作人员,用餐一律半价。

曾有三位来自北方的“口袋不便者”听闻之后不免狐疑:“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?会不会是陷阱?”直到用完餐走出餐厅,他们还警惕地不断回头张望:会不会有人跟踪?当确信大隐真有免费的午餐之后,三人这才激动返回餐厅连声道谢。

令人感动的善举,在大隐集团不断出现。天台县雪峰乡柿子丰收,在公益助农直播时,周筱妮当即认购10万斤柿子为民解忧。上海疫情期间,一位陌生菜农慕名给周筱妮打来电话求援:“市区交通不便,四五十万斤番茄运不进去,眼看就要烂在地里。”周筱妮感同身受,立马发动在杭全体员工在街头社区平价代售番茄,不到半月,就解了这位菜农的燃眉之急。

她在杭州开办了6个老年食堂,亲自为老人煮长寿面,办生日宴,发放节日礼品。她把50多位残疾人接入集团,义务培训技能,让他们多一种生存手段。连续几年,每年向灵隐景区慈善总会捐款捐物50万元。武汉疫情突发,河南遭受洪灾,她都捐以巨款,为国为民分忧。日前在“大手牵小手,共筑中国梦”结对助学活

动上,周筱妮又将30万元的支票亲手交给了天台县教育局的负责人。

周筱妮是位孝女。她把孝分为三个层次:孝敬父母为“孝孝”,孝父母之志为“中孝”,报效祖国为“大孝”。她的母亲金美芬,一生坚守在天台山上的金胜小学教书育人,单肩挑起全校的课程,以有限的薪金收养多名孤儿、资助贫困学生,多次获得“模范教师”“感动台州十大人物”“奉献天台60年60人之一”等荣誉称号,奈何天妒英才,不幸于2020年逝世。临终前她对女儿交代遗愿:资助母校,关怀家乡老人,努力办好企业,成为优秀共产党员。周筱妮一一谨遵母愿:资助母校10万元,定期给数千位家乡父老赠送礼物,把大隐集团办得红红火火,成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新时代好党员。

前几天,一千朋友与她一起在天台山琼台书院听“伤痕文学”开创者卢新华讲学。翌日,她率领大隐爱心人士在自己经营的宗渊书院大隐隐学院举行“大手牵小手,共筑中国梦”结对助学活动,50位爱心人士与当地50名学子牵手喜聚,周筱妮意兴盎然,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兴讲话,从理想信念到为人处世,从报效祖国到回馈桑梓,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,43分钟的演讲声情并茂,酣畅淋漓,没有一句重复,没有一处凝滞,记录下来不加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。